

Analysis of Frida Kahlo's Work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magery-Taking "Self-Portrait Wearing a Thorns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 for Example

Jie Chen¹, Fan Liu^{2*}

^{1,2}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China

*627982143@qq.com

ABSTRACT

Frida Kahlo (Frida Kahlo, 1907-1954) is a famous female painter of Mexico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 pioneer of modern female artists. Her own experience is very legendary. "Self-Portrait Wearing a Thorns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 was created in 1940 and was created by Frida when her husband, Rivera (Diego Rivera, 1886-1957, a famous Mexican mural artist) proposed remarriage. A self-portrait.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understanding the life of Frida, this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of iconography proposed by Panovsky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Self-Portrait Wearing a Thorns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pre-image, image and image. Explore and try to understand Frida's hidden emotions in the painting. At the same time, learning to use image analysis methods in this work can also help us to interpret other works in the future and use them when creating our own works.

Keywords: Frida, "Self-Portrait Wearing Thorns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 Iconography

从图像学角度解析弗里达·卡洛作品——以《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为例

陈洁^{1, a} 刘凡^{2, b*}

^{1,2}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武汉, 湖北, 中国

*627982143@qq.com

摘要:

弗里达·卡洛 (Frida Kahlo, 1907-1954) 是二十世纪墨西哥著名的女画家, 是现代女性艺术家先锋者, 自身的经历非常传奇。《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创作于 1940 年, 是在弗里达丈夫里维拉 (Diego Rivera, 1886-1957, 墨西哥著名的壁画艺术家) 提出复婚的情况下, 弗里达创作出来的一副自画像。本文基于了解弗里达生平的前提下, 运用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图像学理论, 对《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作品在前图像志、图像志、图像学这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试解读弗里达隐藏在画中的情感。同时在此幅作品中学会运用图像学分析方法, 也能帮助我们以后对其他作品的解读, 以及在创作自己作品时进行运用。

关键词: 弗里达, 《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 图像学

1. 弗里达·卡洛介绍及作品风格

1.1 弗里达·卡洛简介

弗里达·卡洛是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艺术家, 同时也是现代女性艺术家的代表人物, 出生在墨西哥城南部的一个中产家庭中。她聪明睿智、性格开朗、清新俊逸,

从小热爱画画, 但一生却命运多舛。在她六岁时, 就罹患小儿麻痹症, 右腿肌肉萎缩致使她轻微的跛足。似乎艺术家的成名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和创伤后, 才能把艺术上升到另一种高度, 将自己的情感融于艺术当中, 隐晦的宣泄自己的情绪, 从高更到梵高, 从贝多芬到兰波, 好像都是如此。年少的弗里达梦想成为一名医生, 救死扶伤, 解救被疾病折磨的病人, 但没想到在 1925 年, 刚年满十八岁的她却不幸遭遇了车祸, 而这次车祸带给她的病痛折磨伴随她的一生。这次车祸虽然没有夺

走弗里达的性命，但也近乎让她的身体支离破碎，脊柱断开，骨盆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同时还留下了各种后遗症。虽然她幸运的活了下来，但在这次车祸中刺穿了她的子宫，导致她终身不能怀孕。车祸没有夺走弗里达的性命，似乎上帝想成就她另外一种人生。车祸给她带来的疼痛只能依靠酒精、杜冷丁、卷烟来缓解。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因为经历了多次脊柱修复，所以只能一直穿着用石膏做成的紧身胸衣。常年躺在病床上的她，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消遣，开始用画笔来记录自己内心情感的波动。母亲给她买了镜子安置在病房中，弗里达就对着病房中的镜子开始自画像，在她的一生作品中将近三分之二是自画像。弗里达曾说的：“我画自己是因为我常常是孤独的，是因为我是最了解的主题。”[1]

在肉体上遭受折磨的她，情感也没能让自己轻松。在少女时代，弗里达曾对自己的同学说：我的目标就是为里维拉生一个孩子。最后真的没想到，弗里达真的就成为了里维拉的妻子。里维拉是当时墨西哥著名的壁画家，但却也是风流人物，也注定不会为一个女人驻足。里维拉和弗里达爱恨纠缠了一生。不过在艺术创作方面里维拉可以说是弗里达的导师，里维拉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对弗里达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里达经历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苦难，所以在她的画作中更多的是自己情绪的转移和倾注。就像约翰·伯格所说的那样：“以她那如同眉笔一样细小的画笔，以她那一丝不苟的笔触，一旦她完全蜕变为画家弗里达·卡洛，她所创作的每一个形象都渴望着自己皮肤的敏感性，一种由她的欲望所加强，由她的痛苦所加深的敏感性。”[2]

1.2 弗里达作品风格

弗里达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热爱画画。起初弗里达的绘画风格受到阿尼奥洛·布伦奇诺（Agnolo Bronzino）和波提切利（Botticelli）这两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影响，在她的第一幅自画像《穿紫色丝绒礼服的自画像》（如图1）中有体现，背景中螺旋波纹的运用，就来自新艺术运动。到后来弗里达遇到里维拉之后，受到里维拉的影响，她的绘画风格开始发生了转变。浓郁的拉美传统服饰、墨西哥热带植物、猴子、黑猫、鹦鹉、蜂鸟等这些元素出现在弗里达的画作中，这些即是源自于生活中的真实素材，同时也是她画作中最隐晦的“语言”。在观察她其他作品，却也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水之赋予我》（如图2）这幅作品便是最好的代表。画面中一双脚出现在浴缸中，在看似平静的水平面上漂浮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物象，热带植物、动物、处在火山口中的摩登大楼还有被无限缩小的人体全部置于浴缸之中，而且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个物象都有情感的象征性。

弗里达是共产主义者，深爱自己成长的这片热土，在她的画作中充满浓厚的墨西哥传统文化气息。弗里达的作品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归于哪种绘画风格，因为在她的画作中既保留了文艺复兴宗教画的象征性，又运用了阿兹特克传统文化符号，同时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绘画风

格。她甚至非常的反感有人给她的画贴上超现实主义标签，但她非常地不认同，她认为她只是在根据自己的心境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弗里达的作品中的模特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家人、自己或者是朋友。她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画成流血、哭泣、体无完肤，仿佛在寻求某种救赎，关照和治疗，如此自怜，如此怵目，但又透出一股奇特的力量，紧紧攫住观众的目光。弗里达用她那狂野的情感，深沉的忧郁，强悍的意志驱策斑斓色彩，挥洒对生命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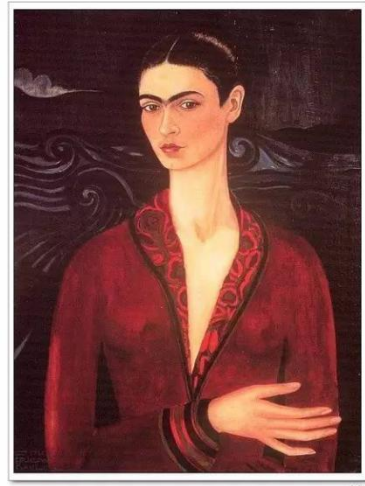


图1 《穿紫色丝绒礼服的自画像》



图2 《水之赋予我》

2. 图像学简要概述

图像学兴起于19世纪，在20世纪迅速发展成一门重要的学科，是现代视觉艺术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瓦尔堡指出，在一具体历史时期，艺术是该时期宗教、哲学、文学、科学、政治、社会生活的呈现。如他的学生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所言：在一件艺术作品中，‘形式’不能脱离于‘内容’：色彩与线条、明暗、体面的排布无论在视觉上多么怡人，都必须被理解为传达着超乎视觉的意义。”[3]因此在

创作艺术作品时，创作者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将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者自己的心情处境表现在画面中，通过对作品背后故事的细致缜密研究，就能得对该作品进行深入地系统性分析。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学分析主要有三个层面，在第一层，即前图像志分析，作品只在视觉可识别的范围内作用于观者，观者不会关联外围资源，是一种基础的形式分析。在第二层，即图像志分析，观者从图像中认出已知的故事或人物。在第三层面，即图像学分析，观者解码图像的意义，记述图像被制作的时间与地点、正当流行的文化风格或艺术家自身的风格、赞助人的愿望等等。

3. 图像学作品分析

3.1 前图像志解读《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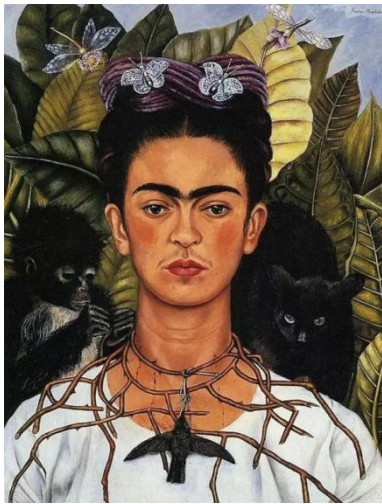


图3 《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

从前图像志层面来看，主要是对作品进行视觉分析，如色彩的冷暖对比、构图、造型、绘画技巧的运用等。因此，在《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这幅作品中包含以下的基本信息：首先从这幅画的颜色进行分析：相比以前的作品中，都会看到弗里达运用富有墨西哥传统艳丽的色彩，如《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自画像》、《我和猴子的自画像》、《和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等，而在这幅画作中几乎没有运用到鲜艳的颜色，背景天空是蓝灰色，绿萝的颜色主要是以暗绿色为主，在最上面一层也会有稍许的黄绿色，以突出层次感。其次是人物所穿着的衣服是白色的，画面中给人物的服装加上了阴影部分，更加的生动且有肌理。在人物的两侧分别有一只黑猫和一只黑色的猴子。人物的脖子上缠绕着褐色的荆棘，其次下方悬挂着一只死去的黑色蜂鸟，人物的头部戴着紫色的发带。整个画面的色调比较沉着，有种凄冷、孤寂之感。其次是在绘画技巧上，人物身后的绿萝

没有进行透视处理，叶脉纹路清晰可见，叶子只是简单层层交叠，形成了明显的层次关系。画面中的人物轮廓柔和，刻画人物的细节到位，描绘的人物神情也给人一种贵族的气质，整个作品笔触非常的细腻。在构图上，画中的动植物都是实物的比例，以人物为中心。黑猫和猴子分别在人物的两侧，水平的布局给人以稳重感，蜂鸟悬挂在下颌正下方。绿萝的错落和大致垂直向上生长的趋势，给人一种向外迸发的力量，也加强了前后景深的关系，最后蝴蝶和蜻蜓呈对称的形式在人物头顶。我们可以看出弗里达的此幅作品并没有用太多的绘画技巧，简单的用“一前一后”、“大小对比”来突显出主体。描述作品直观的画面也就应对了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第一个层面，这些“自然意义载体的纯粹形式世界，可称之为艺术母题世界。而对这些母题的逐一例举，则是艺术作品前图像志描述。”[4]¹

3.2 图像志分析《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

从图像志分析层面来看，主要是分析画面中的内容。画面中的弗里达眉头紧皱，嘴唇紧闭，眼神凝视着前方，穿着白色的衬衣的她暗示自己是基督教的殉道者。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荆棘项链，这些荆棘锋利的像把利剑，狠狠的扎进她的皮肤，血从脖子上滑落下来形成泪滴般的血珠，她似乎在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荆棘下面悬挂着一只死去的黑色蜂鸟，张开着翅膀，头部朝向弗里达的下颌，翅膀的弧度与眉毛的形状相呼应。在弗里达的背后，铺满的是繁密茂盛的绿萝，这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植物，在墨西哥非常的普遍，在阿兹特克文化中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画面中的绿萝叶子宽而肥大，叶子一层一层的铺在背后，就像是一张温暖的床，给予弗里达更加坚韧的力量。在她头发的上端，缠绕着紫色的发带，上面还落着两只蝴蝶，左右各一只，呈对称姿态；两只蜻蜓的身子被置换成紫色的花朵，飞于头顶的上方也是呈对称的姿态，并且与两只蝴蝶视线相接。蝴蝶和蜻蜓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与绿萝营造了一幅美好的场景，像是弗里达最内心的呼唤。在弗里达的左侧有一只黑猫，躲在她的身后，斜视前方，带着一种潜伏在黑暗处、等待时机偷袭猎物或者是身处危险中的紧张姿态。另外一侧是一只黑色的猴子，非常悠闲自在地在玩弄自己手中的荆棘，这与左侧的黑猫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中真正的“黑色”显示出一种痛苦。弗里达一直都想做一个母亲，但是车祸带给她的后遗症是无穷的，三次流产，让她一直没有小孩，所以在她后面的生活中，通过养各种小动物来转移自己的情感。画面中出现的小动物一方面是弗里达生活真实的写照，她对它们非常的宠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古印第安宗教信仰有关，大地、日月星辰以及植物、动物是整个自然的部分。同时绘画中出现的动物和植物，也出现在了其他作品中，它们构成了标志性的形象，并形成了弗里达独特的绘画语言。尽管现实生活中遭受了各种苦难，但在自己内心的世界里还是渴望美好的事物，以及对自

己生长在墨西哥这个热土上的热爱与喜欢。

3.3 图像学解释《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

从图像学分析层面看，就是解读图像的意义，创作者赋予图像怎样的内涵。弗里达的父亲是德裔犹太教画家与摄影师，母亲是墨西哥原住民，所以说弗里达也是十足的混血儿。弗里达深受墨西哥传统文化的影响，且深深热爱自己本国的文化，其自身共产主义也是共产主义信奉者。对于一个作品深层次的解读，要了解其生活的时代以及创作背景就像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中指出：“要把握内在意义与内容，就得对某些根本原理加以确定，这些原理揭示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宗教和一种哲学学说的基本态度，这些恶原理会不知不觉地体现于一个人的个性之中，并凝结于一件艺术品里。” [4]²

《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这幅作品是里维拉向弗里达提出复婚的情形下所创作出来的，描述了弗里达内心的活动。在这幅作品中，弗里达依然穿着瓦哈卡州传统的服装，头发也是传统的墨西哥风格，这已经成为她个人特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绿萝在此幅画中象征着弗里达对生在这片土地的热爱，象征着对生命的渴望，同时也代表着她对自己丈夫里维拉的爱，就如母亲的墨西哥大地给弗里达源源不断的力量。画中最重要意象是脖子上带刺的项链，就像一把枷锁锁住了脖子，代表着对里维拉炙热的爱就如同枷锁一样束缚着自己，荆棘的刺都已经嵌入到她的身体里面，同时流出了眼泪般大的血滴，最后好像也在诉说着，即便被这些情感和病痛折磨着，也可以忍受这一切。所以这个荆棘在这里好像在展现此时所遭受苦难，但同时也展现出她对生命的倔强象征着她和里维拉破碎的婚姻带她带来的刺心之痛。带刺的项链来源于圣经典故，象征着基督教的背叛：耶稣称自己是救世主，罗马士兵们就嘲讽般地给他一顶用荆棘做成的王冠，要他戴上，去承受苦难。挂在荆棘上死去的蜂鸟，在墨西哥文化中有不同的寓意。蜂鸟是一种鸟类，必然有向往自由、快乐的寓意，死去的蜂鸟传达出弗里达自身的现状，被病痛折磨，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再加上与里维拉的感情纠葛，伤感油然而生，同时蜂鸟也有另一层寓意，象征着男性生殖器官，象征着婚姻的终结，暗示已不再对里维拉深情。画中出现黑猫，是一种对周围环境很敏锐的动物，那种警惕性，躲在弗里达身后，眼神凝视前方，传递出一种畏惧的心理，似乎在表明对待里维拉再次提出复婚的申请，自己心中不再抱有那种期待。在黑猫的另一侧是猴子，名字叫扶郎一长，这只猴子在弗里达其他自画像中也有出现过，如《猴子与我》、《与猴子的自画像》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猴子的眼神不会和弗里达有任何的交流。旁边的猴子在一旁自顾在玩耍，似乎一种无所谓的感觉，这与弗里达的面部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猴子在墨西哥文化中象征着欲望或者乱交，现实生活中的里维拉曾经对弗里达说过：“我爱

你，但是我控制不住我的身体。”很显然，风流的里维拉真的就对里维拉造成了很深的伤害，从此弗里达像是在报复里维拉一样，也开始释放自己的生活。同时在画中发现，弗里达给自己画上了胡须，但给人物画上胡须的做法，在弗里达早期的作品中并没有发现，因此这也暗示了自己作为女性这个角色在慢慢转变。

4. 结语

艺术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笔者也认为，每位艺术家有非凡的成就，都有经历过上帝的“馈赠”。说到弗里达大概都会想到自画像，因为曾经的毕加索看到弗里达的自画像时都非常的惊叹。弗里达能创作出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这也离不开她生活中所遭受到的困难，弗里达经历了车祸、流产、家人的离去、丈夫的背叛，生活一次又一次给她重重的打击，但她仍很坚强，这可能是源自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对她倍加疼爱，即便车祸后的弗里达身残多病，父母也带她四处求医治疗。弗里达一生坎坷，孤独、荒凉和痛苦几乎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但认真分析作品中的物象也能感受到她对生活、对生命充满着美好的向往。用图像学分析弗里达的作品，更加能感触到创作时的情感。图像和文字一样，也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品读，如同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表现，如果没有了艺术家对生命情感的创造，就毁灭了艺术。艺术创作即是艺术家创造生命情感的表现形式。” [5]

REFERENCES

- [1] Zou Yuejin, (2008) Introduction to Art.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p60
- [2] John Berger, (2001) The Pantheon Book. The Shape of Pockets, New York. p159
- [3] Matthew Rampley, Yang Xianzong, Ke Teng. From Symbol to Allegory: Abi Warburg's Art Theory. Journal of Hubei Academy of American Physicians, 2019 (02): 4-19.
- [4] Qi Yinping, Fan Jingzhong, translator. (2011) Panovsky. Image Studies: The Humanistic Theme of Renaissance Art,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Shanghai.
- [5] Geng You zhuang. (2005) Traces of Fragmentation — Re-reading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Beijing.